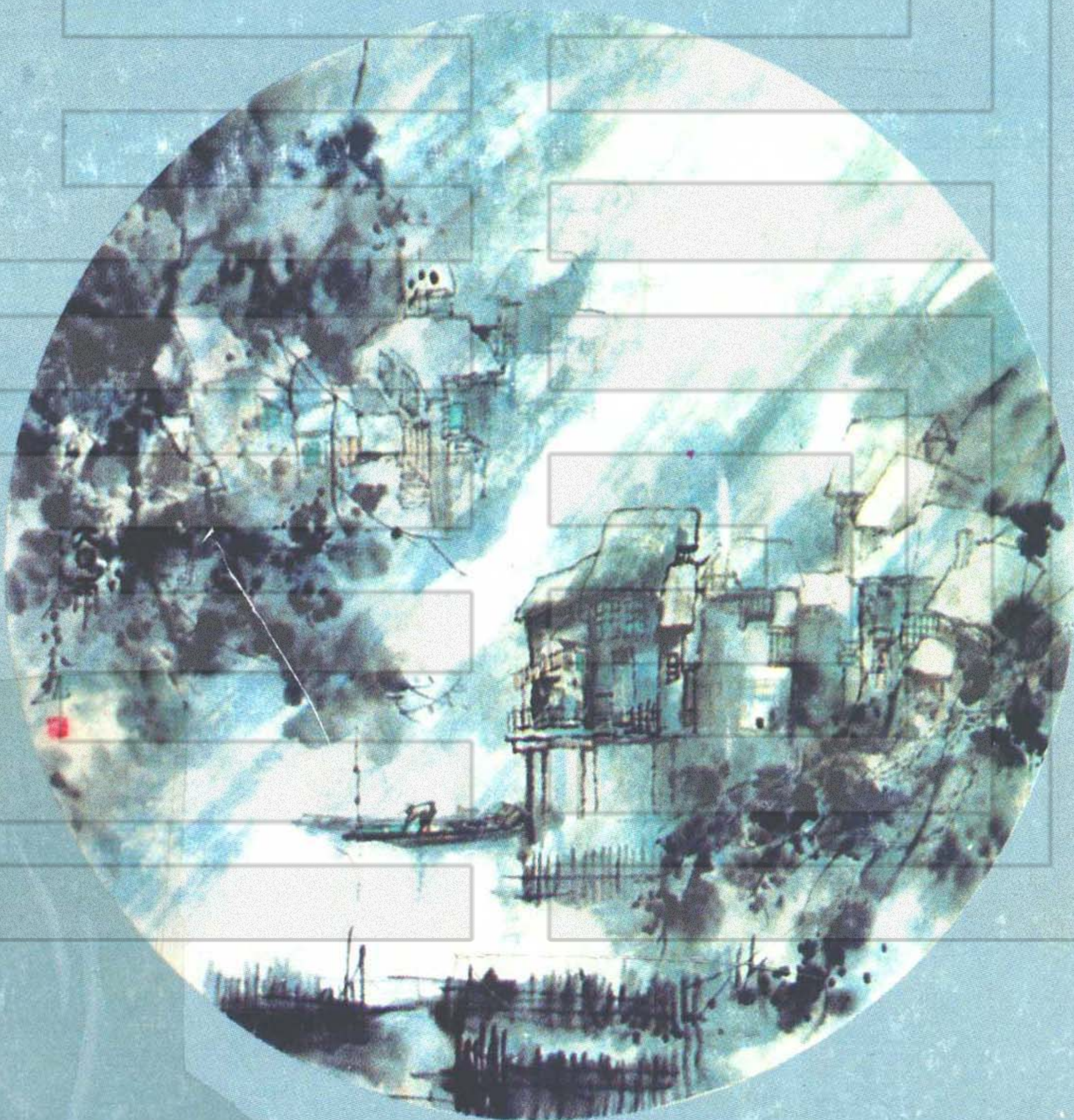


渡河之舟

李广智 著
傅增堂 图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渡河

李广智 著
傅增堂 图



渡河之舟

李广智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西红路 118 号)
新疆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大 32 开 10 印张

1997 年 10 月第一版 199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80547—201—7/I·5 定价: 14.90 元



西北风味的精神快餐

(代序)

王全生

广智是我的战友,对广智的文学作品我读得早、读得全、读得细,受益匪浅,感想颇多。总的感觉,他写的书说的是老百姓的事,讲的是群众的话,连着的是战友的心,有民族味,有大众味,有西北

味,有泥土味。一好读,二好懂,三好记。可以说是文学领域里的风味便饭,是精神产品中的家常快餐。精神商品也有个供求关系问题,群众喜欢,大家都能接受,就是成功,就会产生社会效益。广智的书战士爱看、爱传、爱谈,在部队有市场,在丰富战士业余文化生活,启迪战士走好人生之路,写好当兵史方面都起到很好的作用。我们应该深深地感谢广智同志作出的努力。

读广智的作品,我也常常思考广智的成功之路的奥秘在哪里。他曾写道:“文学这个鬼已缠住了我的身,只要鬼眼一挤,我就不由自主地跟着去了。”我认为这句话形象生动而又深刻地道出了他对文学事业的挚诚、迷恋和不懈追求精神。也充分说明热爱是最好的老师,热爱是最强的动因,热爱是最厚的基础。广智爱书、迷书、藏书、读书、写书,他的灵魂已被文学这个鬼吞噬了,他不拿笔是吃不好,睡不宁,过不安的。有人讲,广智写了十多本书二百多万字真够辛苦的,真够劳累的,天天爬格子也真是太枯燥了。我则认为,一个人为他热爱着的事业去奋斗、去拼搏,甚至流汗流泪流血是非常快慰的,从中体味到的人生乐趣是高质量、高品位的。

广智已进入不惑之年,他的作品会向更加成熟更加美好的方面发展。有他知识的丰厚,更有他生命的积累,加之执着的追求和刻苦勤奋的精神,他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获得更大的成功。当然这也需要文学界的朋友们给广智以真诚的帮助与支持,对他的作品给予客观的评价和科学的指点。我有一种预感,广智同志在不断做好文学的家庭快餐的基础上,一定会摆出几桌大宴的。衷心地祝愿广智同志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为人民奉献更多更好更美的文学精品。

(应乌鲁木齐电视台采访即兴作答)

目

录

西北风味的精神快餐(代序)..... 王全生

死亡之海 (1)

稀世之石 (9)

黑瓷葫芦 (14)

调动 (20)

刮大风总比下雨好 (25)

昆仑风月 (30)

塬上人家 (39)

红鱼 (46)

裂缝 (52)

保姆 (57)

捉贼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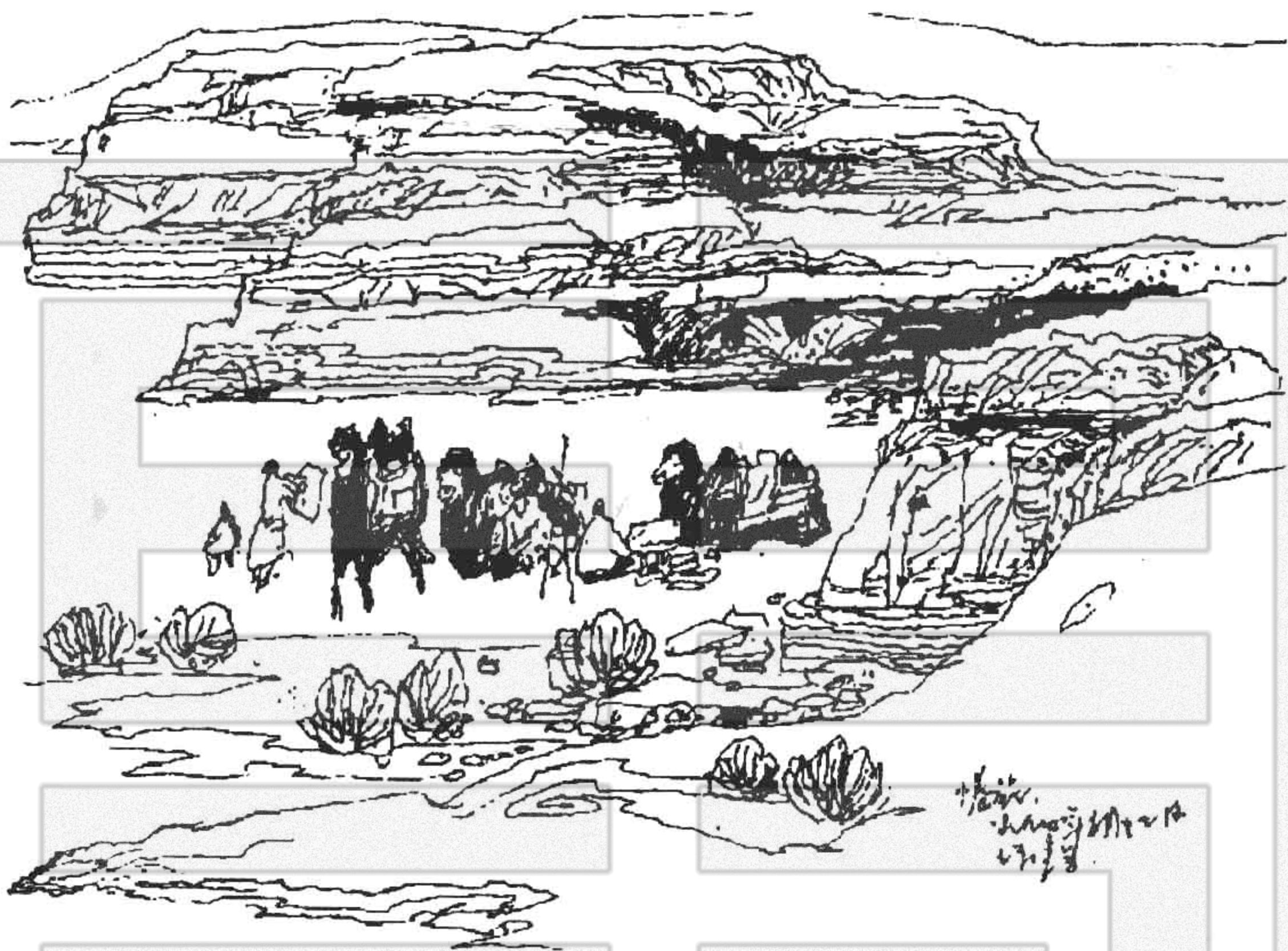
酒徒 (70)

黑子 (77)

王地震 (82)

路遇野蛮 (86)

边城风景(一)	(94)
边城风景(二)	(103)
边城风景(三)	(110)
信到楼兰	(116)
祁婶进城	(128)
雷电之夜	(133)
山圣	(140)
解读寓言	(156)
我的故事	(163)
案头话屑	(171)
都市摇滚	(178)
甘苦寸心	(185)
胡杨泪	(192)
相对无言	(203)
磨坊	(210)
平民小记	(216)
哈萨拳	(223)
复楼其人其文	(226)
武松喝的什么酒	(232)
亲戚(外二章)	(235)
友人四记	(242)
渡河之舟	(247)
生命危险	(250)
青黄鱼的故事	(253)
牛爷	(261)
阿里境界	(267)
笨人守常(代后记)	(310)



死亡之海

沙沙和翠翠的父母都是 49 年随王震进疆的军队干部。部队行进到塔里木河流域时，一道屯垦开荒的军令下来，沙沙和翠翠的父母就都成了兵团战士。三年后，沙沙翠翠同年同月出生，成为连队一喜。是时，王震将军视察工作正巧来到这里，把两个娃娃揽在怀里，哈哈大笑，说这是兵团新一代，兵团事业的希望之所在，男娃娃我看就起名沙沙，我们驻守的这个地方，景致就是沙，沙窝里闯世界，就让孩子记住咱们的艰难吧。这个女孩子我看就叫翠翠好

了,沙漠里的人家,谁不盼望青翠欲滴的绿色呢,就寄托上我们美好的梦想吧,三年五载,我们会美梦成真的。沙沙和翠翠长到五六岁,成天价在沙窝窝里爬,晚上睡觉,当娘的给脱下衣服一抖,就会掉下一堆沙子来。因为干旱,又因为缺水,当娘的只能蘸湿毛巾给擦身子,稍一搭毛巾,汗泥就排成了小棒棒,一片一片地往下掉,连毛巾也粘得沾手,当娘的只好长叹一声,吹灯睡觉。稍大一点,沙沙翠翠结伴去团部小学校念书,从老师嘴里知道,他们所住的地方,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塔克拉玛干被称之为“死亡之海”,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老师的话叫翠翠感到恐惧和害怕,但却叫沙沙感到兴奋和刺激,很想进去看一下,塔克拉玛干里面都有些啥东西。老师告诉他,千万不敢去,里面有沙暴,有食人蚁,还有把人头割下来架在火上烧烤的驴帮土匪,可就是没有一滴水,塔里木河够大的了吧,可一注入塔克拉玛干,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人只要一脚踏进去,必定渴死在里面,一个也不要想出来。沙沙瞪着大大的眼睛不解地问,这便奇了怪了,既然是死亡之海,进去出不来,为什么还会有驴帮土匪呢?驴帮土匪就不是人?老师显然被问住了,但老师不肯向学生认输,板起面孔训斥说,你学习上心,就爱抬杠,驴帮是一般人吗?那是大盗,是恶魔,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你难道要跟他们学?

从连队到团部,大约有五公里地,沿途看不到一棵树,只有流沙石缝里的高不盈尺的芨芨草的回黄转绿,才叫人感觉到四季的变化。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沙沙总是把耳朵贴在流沙上,很认真地听上一阵,之后郑重地宣布,他听到了流水声,是哗哗啦啦的声音,就在地下流着哩。翠翠也贴在流沙上听,可是什么也听不到,反而把流沙灌进了耳朵里,又痛又痒,回到家里被她娘一顿好训,以后就再不贴沙听水声。沙沙的娘也训沙沙,甚至还使劲拧耳朵,但沙沙不听,还是把耳朵贴在流沙上,时而宣布水大了,说是撞击得石头嘭嘭响,时而又宣布水小了,连哗哗啦啦的声音都很弱了,

但还是有水，噓噓噓地流，还一股劲儿地泛泡泡。翠翠把这些话给她娘学说了，她娘就笑得弯腰捂肚子，说他沙沙要有本事在咱这沙窝窝里发现一条河，哪怕就有他小子尿尿那么细的一股呢，我就把你嫁给他。二天上学，翠翠就把她娘的话告诉了沙沙，沙沙很认真地想了一阵，说行，你嫁给我我保证对你好，谁敢欺负你我就跟谁拼。翠翠也很认真地想了一阵，说嫁给你就嫁给你，但你要划一条船来迎，我脱了鞋子坐在船头上，两只脚扑通扑通打溅水，多美！沙沙说美是美，可就怕水太急，你要是掉进河里怎么办，我又不会游水。翠翠说只要有水，掉进水里淹死了也是个美的。于是，两个孩子就学着大人的样子抱在一起亲了个嘴，幸好没有人看到。

这本来是稚童戏言，没想到时间不长竟得以应验。那是一个下午，沙沙和翠翠放学回家，走着走着，天色突然一暗，回头看时，比山还高的黑雾缓慢的推过来，打头的是一条巨大的“黄龙”，盘旋着一直升到了高空。“这是啥？”翠翠有点害怕，声音打颤。“好像是沙暴，我是听老师说的。”“厉害吗？”“厉害，听说能把人刮到空中去，然后又摔下来。”“哪咋办？”“跑。拉着手跑，千万不敢松开。”但是，两个人拉了手没跑出百十米，可怖的数以万计的黄龙就扑上来了，缠住了沙沙和翠翠，踢、打、扯、撕，犹如一群无赖团团围定一个弱小的无辜，拳脚相加。沙沙和翠翠被一股一股的流沙抽打得满脸生疼，身体被拧麻花一样扭曲着，慢慢地脱离了地面，沙沙想睁开眼睛，然而不能，四周漆黑，吼声如雷，不一阵，沙沙和翠翠就像石滚子一样被风掀动着滚动起来。沙沙顾不上别的，只是死死地抓着翠翠的手腕子，无论风沙怎么撕扯，他就是不松手，渐渐地，他呼吸困难起来，耳朵里像有一只皮球在涨大，脑袋似要炸裂一般，很快，便什么也就知道了。等到沙沙醒过来，竟已经是月白风轻的夜半时分，大半个身子，完全掩埋在流沙之中，沙粒是凉的，很舒服，回想沙暴袭来时的情景，沙沙犹如在梦境一般。庆幸的是，沙沙没有松开翠翠的手，翠翠也差不多快要被流沙掩埋了，只有肩膀

和脑袋露在外边，头发散了，是一团茂密的浓黑。当沙沙把翠翠从流沙中刨出来，拍打了一阵身上的流沙，牵了翠翠的手准备辨认方向返回时，一转身，却不由得惊叫了一声，就在他们的身边不远，流淌着一条静静的河，月光下，河水银亮亮的发光，细细的波纹，像风中的绸子一般的抖，只是没有声响。“是真的吗？”沙沙问。“是真的吗？”翠翠也问。“不会是热浪幻影吧？”沙沙自言自语地说。他说的热浪幻影，也就是海市蜃楼。“不会，热浪幻影只能是白天，老师讲了的，可现在是晚上呀。”两个人不顾一切的朝河水扑去。他们想象过各种各样的河，可真正见到的，这是第一条河。他们把凉凉的河水撩起来，使劲地朝对方的身上泼，到后来，两个人就扭打在河水之中了，像两条追逐嬉戏的鱼。沙沙说：“我发现了一条河，你得给我做媳妇。”翠翠说：“这不算，我也发现了的。”沙沙急了，说：“就算是我一个人发现的还不成吗？”翠翠很认真地想了一阵，说：“行是行，可以后不准许你欺负我。”沙沙当即就赌咒发誓说：“我要是欺负你，就叫沙暴把我活埋了。”

回返的路非常艰难，因为沙漠里面压根儿就没有路。最后，沙沙和翠翠是团部派出的马队救出去的。沙沙一到家，就给爸爸妈妈讲了那条河的事，爸妈不相信，说他是被沙暴吓糊涂了说疯话，说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有河流就等于说开水锅里有活鱼。但是，翠翠也说有，大人们就有点相信了，报知连队，连队知道这个消息的份量，不敢自做主张，当即上报团部，团部不相信，但又不能不信，遂组织一支小分队，带了沙沙，入塔克拉玛干寻水。三天三夜，没有发现一滴水，差一点渴死在沙漠里。最后，找到了插在流沙中的一根棍子，沙沙说就是在这儿，这根棍子是他特意留下的一个标记，当时就插在河岸上，距河水不超过一百步，然而，搜及棍子方圆几十里，不要说水，就是流水过后的痕迹都没有。寻水分队的叔叔问沙沙是看错了还是开玩笑，沙沙说绝对没有错，清清楚楚，他和翠翠还在河里打水来着，怎么会错？然而，就是没有。寻水分队只

好撤出来,并就此事专门派人前往乌鲁木齐请教有关水文专家,专家们说,在历史上,是有过塔里木河穿行塔克拉玛干的记录,但也是为数有限的一两次,那是大河,有这个能量,别的小河支流,进入沙漠时间不长就蒸发消亡了,无论做多么大胆的估计,都不可能有一条河流淌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起码在目前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专家的话,等于给沙沙定了性,从此,沙沙就有一个很不雅观的绰号“小喘家”。翠翠因为是女孩子,又不坚决坚持“有河”之说,也就没有受到过多的指责。只有沙沙是死硬派,坚持“沙漠有河”的观点,并在暑假期间一个人偷偷地进入沙漠腹地寻河,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这是危险至极的事。沙沙在“海市蜃楼”的诱惑下,没命地追逐那条可望而不可及的“河”,终于在排排热浪的持续冲击下,栽倒在流沙之中,灼烧破周身的肌肤,昏死过去。沙沙被救回连队之后,就变得神经兮兮起来。有事没事,就把耳朵贴在地上,说是听水,只要来人,他就一再声称,他没有说谎,沙漠里有河,千真万确,不信你们可以去问翠翠。别人当然不会去问翠翠。就是沙沙本人,也问不上翠翠了,原因是翠翠的爸爸妈妈限制翠翠跟沙沙的来往,说是沙沙这孩子看起来怪麻古董不对劲,还有,沙沙因为身体原因休学在家,而翠翠小学毕业就升到师部中学上学去了,师部设在阿克苏,是个城市。距连部有近一百公里的路,交通不便,翠翠好几个月才回连部一次。回来了,也不再跟沙沙玩,尽多打个招呼,叫声沙沙哥,接下来就无话可说了。沙沙问她沙漠有河的事,翠翠说你还想扭过大人吗?你就说没有不就完了,谁还能把你吃了不成?沙沙说明明是有的呀!翠翠就开始翻眼睛,说就是有你找不出来还不是等于没有。沙沙说只要认真找就会有,那么大的一条河,它总不可能上天入地吧?翠翠气得直跺脚,说是人家就是要上天入地,你能有什么办法。沙沙还想说话,翠翠却把辫子一甩走掉了,以后见面,也只是点下头,停都不肯停下来。

沙沙在休学一年之后,也升入了师部中学,很高兴,相约和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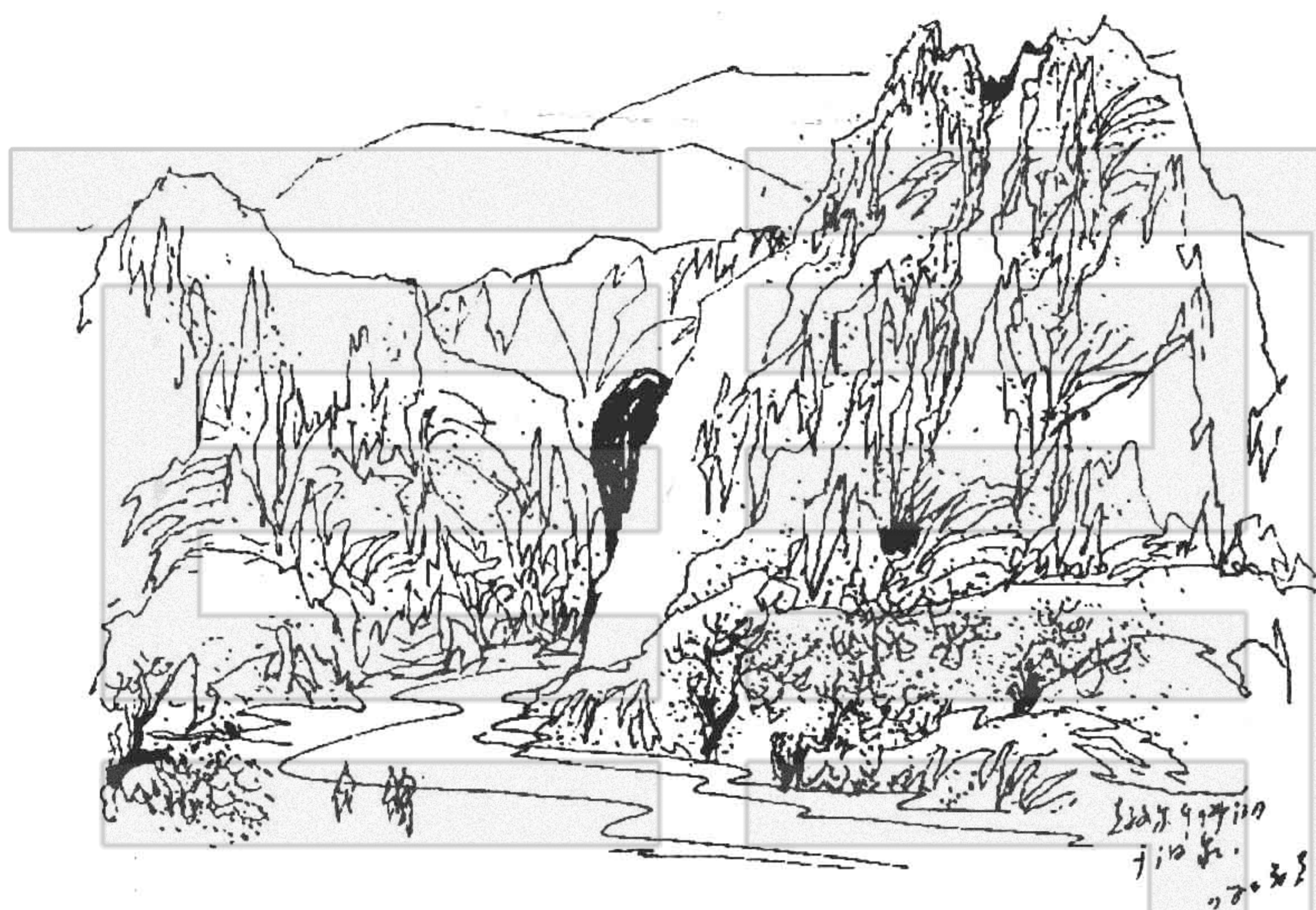
翠一道去上学,翠翠答应了,但答应得很勉强。可是,当沙沙扛着行李卷兴冲冲踏进校门,就有戴红袖章的学生告诉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停课夺权闹革命,口号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沙沙说学校不上课还算是学校吗,既然不上学我还不如回去找水去。戴红袖章的学生笑出声来,知道站在眼前的就是那个进沙漠找河的“勺料子”,笑够了,脸一沉,问,文化革命重要还是找水重要。沙沙认真地想了想,说,当然是找水重要,有了水,干啥不行?文化革命能顶水喝吗?能当饭吃吗?戴红袖章的学生一听,就一哇声叫起来,忽喇喇涌过来一群学生,都戴着红袖章,把沙沙团团围在中间,又揉又推,问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什么感情?沙沙还是认真地想了想,说你们讲的这些都是空的,毛主席在北京,司令部又看不到,我没法儿说,但我想只要找到水,毛主席会高兴的,司令部的人也会高兴的。沙沙没说完,红卫兵就动了拳脚,说他对伟大领袖不忠诚,还是翠翠冲进人群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才算把沙沙保护下来。所幸,当时学校的文化革命,矛头主要是指向老师的,随着运动的深入,两派夺权斗争日益激烈紧张,就没有人再注意沙沙了。沙沙在学校里呆了一个多月,除了吃饭,完全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就又卷了行李回到了连队。但连队也搞文化革命,沙沙的爸爸妈妈一个是指导员一个是会计,都被揪出来,隔离审查。沙沙去找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要他赶紧回学校去,积极表现,争取尽快加入红卫兵组织,也好有个依靠,不然,接下去的事情很不妙了。沙沙不会说假话,一勺子一碗地给父母说学校里的文化革命就是打老师、砸门窗,他没法儿干,他打算还是进沙漠里找河去。他的父母当然坚决反对他那么干,但父母的反对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效能,几天以后,沙沙还是只身进入了沙漠。

沙沙再次从沙漠出来,已经是两年以后的事了。在此期间,他的父母思子心切,茶食不饮,神情恍惚,几欲疯颠,然身陷“牛棚”,

无力相助,故料定儿子必定凶多吉少,相见无望。两年后的一天冬日,当蓬头垢面形同原始部落土著野人的沙沙站立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既不能相信也不敢相认,直到沙沙跪地哭诉,一家三口才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但沙沙的留存世间却是无可否认的奇迹,这说明,沙漠里有水,有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只是,这般时节,人们都在发了疯一般地斗,谁还顾得上琢磨这件事。沙沙去找翠翠,翠翠中学毕业已经在师部参加了工作。穿一身草绿色军装,扎两只板刷似的短辫子,腰间还箍了一根宽宽的牛皮武装带,看到形同刺猬的沙沙,竟尖叫一声,抱头鼠窜。而当她终于认出眼前的“野人”是沙沙时,才停住了脚步,但也不敢上前,隔着好几米的距离说话。沙沙告诉她,沙漠里确实有河,有草,还有水鸟,兔子,四脚蛇都有,他种了一小块玉米,还收获了几十斤玉米哩!翠翠对这些已经没有了情绪,冷冷地说,你讲的可能是实情,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人总不能到沙漠里去生活呀,再说了,现在是啥时代,你知道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你却要往沙漠里钻,不被时代的列车甩下去才怪呢。沙沙有点听不懂翠翠的话,他说世界上难道还会有比水更珍贵的东西吗?人往四周都是沙的地窝子一钻,脑子好像都给什么东西裹住了,浑身像长了刺一般难受,可你到了水边就完全不一样了,水鸟一叫,河水哗啦啦地那么一淌,脑子也清楚了,浑身也轻松了,呼吸也顺畅了,难道你没有发现我的眼睛也比先前亮了吗?你若是不信,我可以带你去看,保证你一见就喜欢。但是,不管沙沙怎么说,翠翠已经不是先前的那个翠翠了,她很严肃地给沙沙说,荒唐的儿童时代早已经结束了,她现在有工作,很忙,还要积极要求进步,希望他再不要来打扰她。沙沙原本以为,找到了河水也就找到了爱,没想到事情却恰恰相反,他丢魂落魄的回到连队,不料却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连队在小礼堂开会,天旱,风大,不知哪儿遗落下的一星半点的火渣子,却酿成了冲天大火,沙沙的父母还有另外几十名军垦老战士,都葬身在这场火灾之中。沙沙疯了,颠

三倒四地安葬了父母，胡乱收拾了一下父母留下的家当，就又到沙漠里去了。临走的那天，碰上了赶回连队看望父母的翠翠，沙沙想打个招呼，翠翠却像躲避瘟神一样躲开了。连队的人也都远远地看着他，没有打招呼，也没有劝说他。

二十多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九五年五月，中央电视台发布了一条引起全球注意的消息，说是经过科学家的多年考察后得出结论，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其实是“希望之海”，除了蕴藏有大量的矿产外，仅地下水的蕴藏量，就相当于两条半长江一年的流量。而渗出地面的河流也十分壮观，各类水鸟达一百多种，还有极其珍贵的文物古迹。新闻是简洁的，而隐藏在新闻后面的故事是丰富的。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还有着好几个小村落。其中的一个叫沙里沙吉克，这里有一位老人，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考察，功绩最大的莫过于他。因为他是向导，会说汉话，识汉字，是沙漠里唯一的一个汉族人。其实他只有四十三岁，他就是沙沙。塔克拉玛干的活地图。他还记着翠翠。他让考察的科学家给翠翠带话，请她和她的全家到塔克拉玛干来转一转，他可以用塔克拉玛干的烤红鱼招待他们，还可以用胡杨掏成的木舟载着他们玩。



稀世之石

新任克孜勒苏军分区副司令员马万达，一踏上素有“万山之洲”之称的克州地面，就猛乍乍想起一桩往事来。往事如烟，恍惚如在梦中，犹若一面毛玻璃横在眼前，你越是努力辨认越是模糊不清。

是30年前的事了，马万达入伍不久，就在克州边境守卡子。那时节，文化革命，造反夺权，新疆边防，刀枪对峙，红太阳远在京城，解放军就成了这里的“小太阳”。无论政府还是乡镇，事无巨

细,都离不开“小太阳”。马万达扛枪不足一年,也被派往州地质队“支左”,具体任务是看管牛鬼蛇神。而所谓牛鬼蛇神,实际上比绵羊还驯顺,唯马万达之命是从。其中一位,罪名最重,说是“叛国投敌”,独囚一洞,列为重点。是时,正值冬季,滴水成冰,冰挂就从洞顶垂下来,与地相接,乌青发亮,寒气逼人。叛国者就卧于冰石之间,血渍冻结,满头凝霜,若冰雕一般。马万达知道,这样的看守,不出三天,就可以完成任务。想想,毕竟不忍,遂于洞中架火铺草,烧水煮粥。一天一夜,叛国者始方蠕动,且能张口说话。这般时节,马万达方才看清,叛国者竟是一苍苍老者,枯树朽木一般。这叫马万达无端地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心生怜悯,拉了那柴禾一般的枯手,说,我的责任是看守,你好生养伤,真是有委屈,总会说清楚的。叛国者摇头,神情凄凉,叛国之罪,岂能说得明白!无费口舌,横竖是熬不过去的。小马同志,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但是,两派造反组织真枪实弹地干起来了,没谁顾得上听叛国者说清楚。马万达闲着无事,也使聊聊闲话。由是知道叛国者的名字叫许多人,痴石恋山,终身不娶。其倒霉就倒在老父跟老蒋跑台湾,一有运动就挨整,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成了一条罪状,说是明明是一个人,凭什么要称许多人?是何居心。但许多人执意不改,他说姓、名搭配成趣是中国的传统,所谓牛得草、马识途、安静、杜鹃什么的,何罪之有?马万达喜欢上了许多人,二人交往甚勤。然而好景不长,两派联合,许多人遂成了重点斗争对象,声势最大的一次批斗是在除夕之夜,许多人被反剪双手,背插纸牌,若古代赴刑的囚犯一般,由两名壮汉押了,跑步进入会场,在一片口号声中,被高抛起来,扔上台子,尔后百般凌辱。

正月初七,马万达去看许多人(马因立场不够坚定缘故,已被免去看守之职)。进得洞穴,不由大吃一惊,许多人血渍斑驳,卧于冰上,僵尸一般。马万达千呼万唤,方将许多人唤回人间,然气如游丝,神志恍惚,待认出是马万达,急咻咻以手抓了,说叔叔求你一